

極短篇第一名

# 我阿嬤 與女性主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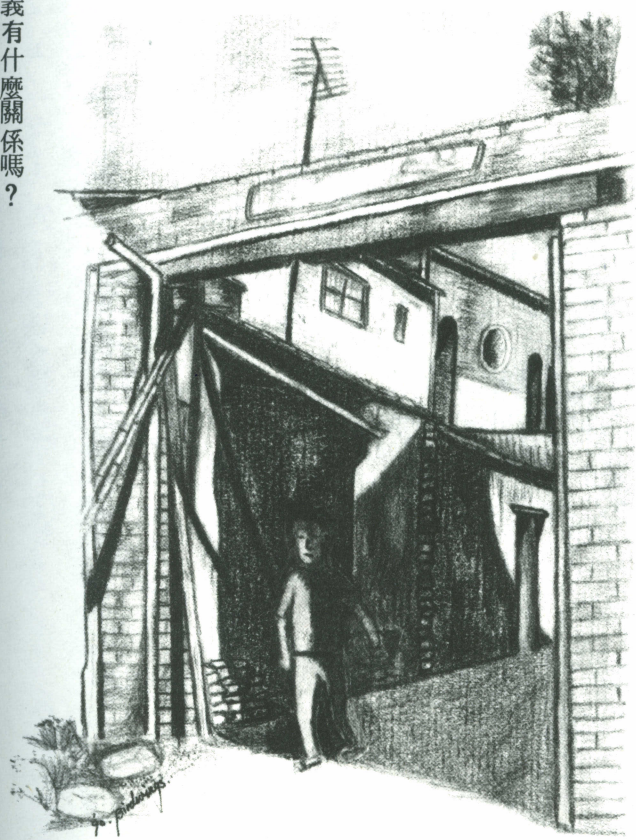
◎ 廖欣瑤

你知道我阿嬤與女性主義有什麼關係嗎？

那，你知不知道我阿嬤怎麼吃米漿配油條？

先告訴你，我阿嬤怎麼吃米漿油條好了，這比較重要。

把油條摺成一段一段的，丟到冒著香甜熱氣的米漿裏，拿白鐵湯匙壓一壓，然後將泡得溼軟滑



膩的油條，送進晨起剛裝上假牙的嘴裏。

晨光飽滿，人聲喧騰，在市場邊騎樓下的早點攤子上，阿嬤旁邊坐著有樣學樣的我，那是還未上學的時日。

這樣的恩寵並不是天天都能有的，全拜我暈車之賜，因為小時候的我極會暈車，星期假日若和爸媽出門去，常暈得一塌糊塗回來，然後第二天清早，阿嬤就會牽著我的手，穿過狹窄陰暗的後街小巷，走進市場，遠遠地，就可以聞到那股焦濃的花生香氣，淺淺的粗磁碗裏，浮著一截截的油條。爲什麼說這是一項恩寵呢？因爲媽媽是個能幹盡責的職業婦女，家中一向不外食，自我有記憶以來，家裏的早餐一直是牛奶、麵包。不太記得阿嬤早餐吃些什麼，阿嬤是到後來，胃疾加重，才試著喝牛奶，吃一點她覺得有腥味的奶油，只知道，阿嬤非常喜歡甜食，這多少可以解釋她爲什麼愛帶我去吃米漿，但是，爲什麼只在暈車後才可以去吃呢？一直到我長得很大了，才開始思考這個問題。

就如同我思考另一個問題一樣。

讀小學中年級時，常常午後就放學回家，有一次，回到家，看見阿嬤坐在廚房邊的餐桌上吃釋迦；阿嬤一見到我，忙把她面前的釋迦往我推過來，急急解釋道，她見釋迦快爛了，又沒人吃等等的話。在昏黃的午後光線中，不解的我注視著逆光而坐的阿嬤，彷彿看清楚了那不停喃喃的嘴角。

阿嬤活在一個需要理由的時代。

有些理由是可以想像的。

阿嬤養過很多小孩，她長年挺著個肚子，養雞餵鴨，掙自己的每一口飯，但天公不疼，沒讓任何一個男孩活下來，媽媽上頭的那個三哥，已經長到四歲了。

而外公養過很多女人，最要好的那個就住在老家斜對面的二樓，阿嬤每天清早要走過那女人的窗口，到溝邊去洗衣服，若是講了句刺著那女人的言語，那，這個晚上阿嬤就有得挨了，誰不知道外公是那條巷子裏，出了名最會打老婆的男人，又罵又打又摔，逼得有一天，阿嬤跑進後院，指著天，恨恨誓道，哪天等那個人伸了腿，她就給天公燒去一疊金紙，一大疊金紙。

幾年前，阿嬤過去了，媽媽堅持給阿嬤另擇一塊墓地，離外公遠遠地。

現在，你知道我阿嬤是如何吃她的米漿油條了。

你也知道了，我阿嬤和女性主義，其實一點關係也沒有。

